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回 老祖下凡救世 李玄脫險成仙

卻說太上老君祖師者，乃是天之精，地之魄，為群山之祖，世俗稱為老子。自混沌初開之時，修成不壞之身，為要完滿功行，救度有緣，所以累世降生人間。至夏、商之交，派出繚鈔、火龍二位大弟子辦好海中龍王一案之後，即分仙神氣寄胎於玄妙玉女，降誕於楚之苦縣賴鄉曲仁裡，從母左腋而出，生於大李林下，生來白頭，面上亦微作黃白色，額有參天紋，生而能言。手指李林，對玉女說道：「母親，我出生此下，當以此為我姓。」玉女喜諾。又替他取名耳，字伯陽，又名老聃。老君神靈不昧，道行愈深，常為人降妖除怪，救苦濟難。至周初，出仕為守柱史。至武王一統天下，委為柱下史。至成王時，仍為原官，遨遊西極天竺等國。康王時還歸於周。至康王末造，忽對家人說：「我自盤古以前，混沌之始，合天精地魄而成人生，以後歷次降生，專為濟度世人。近百年來，因商紂失政，周室代興，神仙合當遭劫，我也隱居山林，不預人事。現在合計人世已近五百年，西方有人待我脫度，吾當出關一行，度了此人，即行上天去也。」言訖，閉目默坐。家人上前撫之，氣已息滅，身體冰冷，只得把他葬了。其實老子並不曾死。當家人安葬老子之日，正老子騎牛出關之時。老子到了函谷關，只見一個官吏，帶著□餘從人，伏謁道左，自稱關尹喜，恭迎聖駕。老子下牛，笑問：「大夫何事相敬？」尹喜答道：「久聞老師乃天生聖人，尹喜不才，頗知占氣之術。近占天氣，知師駕將於今日此時過關，特前來恭迎，萬望師座勿棄駕駘，錄入弟子之班，不勝欣喜。」老子笑道：「子真有緣人也。起來，我便跟了你去，授你長生之訣，修道之門。」尹喜大悅。恭恭敬敬的把老子迎入關內。居中坐定，從新拜謁。老子歎道：「我人世五百年，未見向道之忱如你者。今以大道授你，好自修持，前程不可量！」於是袖出所著《道德經》五千言，交與尹喜，吩咐道：「修丹煉氣，自有法門，至於根本之學，還在明見心性，屏欲絕緣。此神仙立命之源，俱見此經。你莫輕忽視之，反致愆尤。」尹喜九叩首受命。老子又說：「我不能久於此間，不日便當去崑崙山上，修視洞府。」尹喜涕泣道：「才見慈容，焉忍送別！」老子道：「修道人首戒情字，你能修真，即如在我身邊一般，何必時時相見！」尹喜又說：「願棄家相從，赴湯蹈火都所不避！」老子道：「我游於天地之表，不如尋常之人有一定地方；舍乎冥冥之間，不如凡人之棲宿安身。出入於四維，往來於八極，冥冥茫茫無涯無際。你受道日淺，未能通神，安能以血肉之軀追隨左右呢？」尹喜又問：「此別何時再得相見？」老子道：「我先去崑崙一行，再至海上，尚有一段俗緣，須至西域一走。因蜀中有一青羊肆，往年我至那邊，見主人□分仁德，尚無子嗣，我心中一時不忍，隨口說句戲言，許他再積五百功行，當送一子與他。

今肆主夫婦都已一百二□餘歲，神明不衰，積功四百八□餘，我當親往轉胎為子。大約二□年後，此老夫婦應當得子。更五年，你可親到蜀中訪我。」說罷，向外一指，即有彩雲一朵冉冉而下，附於老子足下。老子身登其上，所騎青牛也站在雲端。

老子面放五明，身現金光，洞然□方，冉冉丹空，五色祥光，燭照遐邇。尹喜叩頭拜送，目斷雲霄，泣涕而起。從此虔誦道德經，參悟其旨。並通治國之道，要在與民清靜無擾使人不知善惡，不願興亡，自然無為，以致致治，行之數年，其效大著。

因就所見聞，編成西升記三□六章。又於三年之間，修煉金丹。

更編關尹子一書。書成而金丹亦成，恰好二□五年。尹喜牢記老子所囑，棄官捨宅，親至西蜀，訪尋青羊肆。並沒人曉得。

一連數天，尚無消息。尹喜料定老子斷無戲言，因耐心守候。

一天，閒行郊外，忽見一小童牽一青羊，行而來。尹喜大喜道：「仙師傅諭，每含玄機，既有青羊，必得朕兆。」因即上前為禮：「請問童子，此羊何來？牽去何用？」童子笑道：「說也好笑，我家老爺夫人，年逾百廿，生得一子，今才五歲，最愛這頭青羊，數天前，羊忽不見，公子□分不悅。老爺因此派人四出尋找，今才找得牽回家去，免得公子懊惱。」尹喜聽說，和老子臨別所囑一一符合，不覺大喜，忙說：「敢煩小哥寄一信與公子，說有故人尹喜求見！」童子聽了，朝尹喜打量了一回，笑道：「我家公子今年才五歲，哪裡跑出這麼一位老朋友來！」尹喜笑道：「豈但老友，簡直還是師生咧！」童子又笑道：「公子不曾上學，也沒見你這位先生自己送上門來！」尹喜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你家公子是我的師父。我便是你家公子的門生。你要不信，可去公子面前說一聲『尹喜求見』，看他怎麼說法，你卻再來見我。」童子似信不信的帶了尹喜回到家中。把青羊交與公子。公子大喜。童子又把遇見尹喜，自稱是公子學生前來求見，豈非笑話。一句話說得家人都笑起來。

誰知公子一聽此言，立刻整衣而起。莊客說道：「不差，是有這人，快召他進來見我！」家人見了這副情景，□分疑惑。公子一疊連聲催那童子快去！童子只得出來，將話對尹喜說了，道：「公子著你進去！他這性子很怪。你莫惹了他，連累我們受氣！」尹喜笑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一步一拜進至內院。那公子一見尹喜，立刻足現蓮花，身裹彩雲之中，變成□丈金身，光明如日，芬香四射，合家大為驚駭。尹喜見了，已匍伏座下，口稱：「弟子叩見師尊！」那公子溫顏命起，回頭見父母家人驚駭之狀，因笑說：「我老君也。太微是宅，真一為身，因五□年前曾許降生，特來了此夙因。今俗緣已了，父母姐妹並一應家人均得隨我昇天，萬劫不壞！」家人聞言，羅拜階下。老子命尹喜扶起父母，坐受眾禮已畢，方對尹喜說：「前次你要跟我雲遊，我因你修身未固，俗緣未了，且初受經訣，未克成功，若匆匆隨行，不但血肉之軀禁受不得，兼恐分汝身心，誤汝學業。如今看你煉氣保形，已造真妙，面有神光，心結紫絡，表金名於玄圖，繫玉札於柴房，氣參太微，解形合真，足證你修道之勤，用心之苦，再將我《道德經》並你自作兩書流傳人世，亦有功勞。今日在此相見，即當咨請玉帝敕你位號，封你天職。」尹喜叩頭有聲。老子喝命起立一旁。即以口訣召三界眾真、諸天帝君、□方神王，以及各洞各山神仙散仙，齊集庭上。俄頃之間，諸神仙都駕彩雲駕神獸陸續來至，各執香花，稽首參拜。一時香煙繚繞，花雨繽紛，彷彿開一諸天聖會。老子端座蓮座，面敷五老上帝、四極監真，授尹喜以玉冊金文，號文始先生，位無上真人，居二□四天之上，統八萬真仙，飛騰虛空，參傳龍駕。君喜奉旨跪而受命。老子溫謝，諸仙陸續散去。老子帶同尹喜，挈同全家，白日飛升，皆成仙體。老子自和尹喜仍回崑崙山八景宮。老子自得文始先生為徒，卻似人身添了一臂，凡有仙凡事務，都著他代理。

一天，正在宮中和文始對奕，忽然停子不下，凝眸有思。

文始請問其故。老子笑道：「你可知道我這坐騎現在哪裡去了！」文始笑道：「正是，幾天都沒曾見他。」老子歎道：「劫數所關，雖神仙之力，不能挽回。這孽畜下凡多日，在凡間已有好幾年了。現在華山中嗜獸噬人，傷殘無數。不久，又有我道中人要遭此厄。此人將來在我門下成就甚大，和汝不相上下。你可於明日午時，下去走一遭來，救取此人，帶他來宮。」文始請問：「此人姓名？」老子道：「其人姓李，名玄，乃天官司香吏。得罪下凡，謫墮□世。今已屆滿，幸他性靈不昧，有太白星挈他出家，著他親上華山受跋涉危險之苦。你到那裡自知分曉。」文始領命要走，老子吩咐：「把駕牛的童子帶去，也可助你一臂之力。得了手，就著他先行騎了回來。」文始便去喊那管牛童子。原來就是在蜀中尋找青羊的童兒，如今卻替老子管這牲口。老子一見童子，就斥他道：「你管的什麼事情？恁地不當心，被他逃了下去，損害人畜！如今又有一個應當成道的人受他毒害。萬一著了他的手，你的罪過還當得起嗎？」說得童子一句也不敢辯，伏地請罪。文始替他講了個情，老子方命：「起去，可隨真人下凡，收此孽畜回來，將功折罪！」童兒又謝謝文始，方才跟了文始，駕起雲頭，直至華山降落。

文始縱目一望，見西南薄霧迷離中，卻有一線紅塵透出霄漢。便對童子說：「隨我降妖去來，你須小心，不可大意！」童子應諾連聲。重又駕雲到了李玄受難的洞府，才要降落，文始先運慧眼一瞧，早見眾小妖把李玄簇擁起來，上了鍋沿。李玄向著鍋子縱身一跳，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，文始疾忙用手一揮，從北海中移來一大冰塊推入鍋中，卻比李玄身子先一步落鍋，沸水著冰，冰融水冷，李玄浸在鍋中，恰好不寒不熱，正配給他洗澡。

李玄兀自奇怪，卻益發相信果是仙人借此考驗自己的。事既如此，樂得躲在鍋中，慢慢再圖出頭。這邊文始帶了童子降落洞

前，移步入洞。那道人正在等候煮熟李玄，預備下酒。抬頭見文始和童子進來，心中著慌，忙要逃避。文始已從袖中取出老子驅牛的鞭子，向他身上打擊，喝聲：「孽畜！還不現形，更待何時！」那道人就地一滾，依然變成青牛，卻挺起雙角來觸文始。文始用手一指，便如泰山壓頂一般，那牛連氣都出不出來，休想移動分毫，只得伏在地上垂淚。文始笑道：「這孽畜也敢如此大膽，可知你主人為你發火哩！童子還不牽了回去。」

他這身子怎經得這般大力鎮壓，萬一壓傷了他，回去可見不得師父之面！」童子因此受訓斥，也很極了他，走上前猛力踢了他幾腳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不知死活的畜牲，你在這裡寫意，卻害得我幾乎受刑。」文始笑勸道：「罷了，他這回子也壓得夠了，你就饒了他吧！」童子便替他穿了鼻，上韁牽在手中。

喝一聲起，文始也收了法，由他牽出洞外，騰雲先去。文始仗劍在洞前洞後查勘一回，把所有小妖趕散了。再至大廚房內，驅散那幾個管理水火的小妖，方才救出李玄。李玄出了鍋子，一見文始道容瑞氣，儼然天上金仙，和才見的妖道大不相同，情知便是試察啟己的真仙，不覺拜伏於地，叩頭不止。文始笑道：「你是我的師弟，不必行此大禮！快到前面穿了衣服，隨我上崑崙去來！」李玄依言，出了這殺人廚房，又得到衣服穿在身上，再來叩謝文始：「請問上仙法號？」文始才把自己位分出身和此番奉旨相救的話，一一對他說了。李玄才知妖道卻是老子的青牛作怪。又喜一點道心竟能感動祖師收為徒弟，心中感激萬分，忙又朝天叩拜了一番。卻問文始：「此去崑崙多遠？」文始笑道：「若說凡人步行，大概是能跑個五六□年哩！」李玄吐出了舌頭，不敢做聲。

只見文始說聲「走罷」！用手一招，空中飛來兩朵紅雲，手攜李玄同登其上。李玄初次登雲，兀自嚇得戰戰兢兢。文始笑說：「你多遠的華山都跑了多日，連妖道煮人的油鍋都去嘗試過了，怎麼遇到這等去處卻又怕將起來？」說得李玄也失笑了。一時駕起雲頭，但覺呼呼風響。俯視下界景物，都如飛一般的向後退去。有無數的高山峻嶺；有許多的長江巨川；有幾百處鬧市；又有萬千的深林。正在觀賞之時，文始吩咐他：「不要盡向下瞧，你這血肉之軀禁不起頭眩的。仔細回來見了祖師不能行禮！」李玄大懼，慌忙把兩隻眼睛閉住，一任他雲催風送。哪消炊飯工夫，耳中聽得文始喝聲「止！」忙又睜目一看，原來兩人都落在高山之上，是一片清幽勝景。文始笑道：「師弟，這便是崑崙最高峰。祖師的洞府就在前面。你瞧那邊，不是有兩個童子迎面而來，想是祖師派來迎接你我的。」李玄跟定文始正其瞻視，整其衣冠，規行矩步的趕上幾步。果見兩童攜手而來，笑道：「大師兄回來了！祖師著我倆在此等候。」文始笑道：「煩師弟們進去通稟，說我帶了李玄候見。」童子去不多時，又出來招手說：「祖師命你們進去。」文始帶定李玄，趨躡入宮。

李玄此時一秉虔誠，目不旁視，也不曉得過了多少瓊樓玉宇、金殿銀階，才到了祖師大殿。文始命李玄在門口稍立，自己先進去稟明收伏青牛精情形和帶領李玄入內參見的話。老子笑容溫慰。便命傳見李玄。文始又出來帶李玄入內。李玄俯伏殿階，口稱：「弟子李玄見駕，恭祝祖師聖壽無疆！」老子傳諭賜坐。李玄拜罷而起，卻還不敢就座。文始笑道：「祖師命坐，師弟不宜過謙！」李玄只得坐了。老子看那李玄，心中卻也歡喜。未知甚事歡喜，卻看下回分解。